

三叔的安全帽

◎ 路福行

走的时候，鹏飞来送我。他穿件白背心、黑裤衩，趿拉着一双圆口布鞋，紧跟在我身后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但一路好几次欲言又止，终至于无话。一直挨到等车的堰口，他才难为情似的开了口，说：“我妈让我问一下，把你家那洼上那块地卖给我。”我望着眼前这个小自己四岁的堂弟，一股愧疚、自责、怜悯之情涌上心头。我说：“行，你用去吧。”鹏飞终于露出些许微笑，激动地说：“哥，那咱商量下价钱吧。”我说：“你看着给。”这倒又使他为难了。他吞吐了一会，尴尬地将五个指头伸到我眼前，嗫嚅地说：“五万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行呢。”随即，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五万块钱，推给我，说：“哥，你点点。”我着实吓了一跳，慢慢接过钱，抬眼去看鹏飞，他脸上露出一个稚气未脱的调皮的微笑。我的心脏好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捅了一下，丝丝滴滴地在往外渗血。我咳嗽了一下，说：“鹏飞，其实要不了那么多，三万就够了。”说着，我将两万块钱塞进他手里。鹏飞一愣，紧接说：“不行哥，我妈说了，不能少于五万。”我说：“现在地不值钱了，三万就够了。”鹏飞说：“我都听说了，这块地以前旺德出了十六万都没卖。”我说：“都是沧海桑田的事了，不一样了。”鹏飞说：“不行哥，怎么着这两万你都得拿着。”说着，又将钱塞给我，转身欲溜。我喊住他，说：“鹏飞！”他停住了。我接着说：“你要这块地干啥？”我明白我这是明知故问。十几年来，不断有人找上门，要求我爸将那洼上那块地卖给他们。但我爸一直没卖，说是要留着给我盖新房子。

我十二岁那年，村里一户人家要盖新房子，请来阴阳先生，在村间各处寻找风水宝地。阴阳先生在屁大的村里转了一下午，在日头没尽西山时，他

捋着细小胡子，慢悠悠地说，总共有三处，一处是天合家的菜园子，一处是村里公坟所在的块地，还有一处，就是我家那洼上的那块地。说罢，看着村里人意犹未尽的表情，又补充说，这三块地，最好的还是天合家的菜园子，村里公坟所在地次之，那洼上那块地再次之。根据阴阳先生的说法，在这三块地上盖新房子，旺人、旺财、荫庇子孙，总之，有无尽的好处。这等于给村里人定了个范围，最好在这三块地上盖新房子。于是，那户人家找到天合，要卖天合家的菜园子，但天合非但不卖，自己倒先在菜园子上打地基了。如此一来，村里最适合盖新房子的地，就剩下两块了。准确地说，是只剩下一块了，就是我家那洼上那块地。因为要在公坟旁盖新房子，就算老祖宗同意，村里人定是万万不会同意的。于是，那户人找到我爸，商量卖我家那洼上那块地。那人一进门，就出到六万，我爸支吾了一会，有些心动。那人见我爸犹豫，干脆出到八万，我爸便动摇了。八万在当时算是个大数目，我爸在外面辛辛苦苦打一年的工，也就挣个七八千，还算好的，当时一个新媳妇要彩礼也不过六七万。那人能出到八万，一来是儿子结婚着急盖新房子，二来我家那洼上的地确实好，要卖的不止他一家。即便这样，我爸还是敲了那人一笔，最终以八万八成交。那人放下两万块钱，说剩下的六万八三天之后送到。说毕，便出门筹钱去了。我爸拿着两万块钱，把玩在手中，一张张地数，兴奋不已。但这笔生意最终还是没有做成，当然，还有之后的好几笔。晚些时候，奶奶来我家串门，听闻此事，直言我爸是个棒槌，说那块地千万不能卖，那是块福地，是个聚宝盆，要留在自己手里。我爸不以为然，说能卖到八万八万很划算。而奶奶说，一旦把那块地卖给别人，也就把自家的福气、运气全拱手送给别人了。奶奶越说越邪乎，越说越瘆人。最终，我爸连夜将两万块钱退给了那家人。此后，任谁上门来求，我爸都直言不卖，理由也无可挑剔，那就是要留着给自己儿子盖新房子。当然，十几年能一直如此，少不了我的间接推波助澜。几年后，我以 712 的高分考到县一中，成了村里人交相称赞的对象，很多人将此解释为那块福地的庇佑。我爸也同样认为。但与此同时发生的是，找上门要卖地的人越来越少，出的价钱也越来越低，终至于无人再提，而那块地，随着人事变迁，岁月辗转，也荒废了。

车来后，鹏飞帮着我放行李，也没什么东西，就一个空箱子和一个书包。毕后，他再次将两万块钱递给我，我刚要推辞，后面就响起司机的催促，还

走不走了！我只好自己装了一万，把剩下的一万塞给鹏飞，匆匆上车，鹏飞还未反应过来，车已经开走了。隔着车窗，鹏飞在向我招手，像一株被风吹弯的高粱。

回到兰州，已经是晚上了。车站出来，一股热浪打在我身上，不由得趔趄一下，竟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大街上，万家灯火，车水马龙，我想着，这会儿晓娟必已下班，窝在沙发上看剧，等我归来。我说好今天晚上回去的。但这会儿，我先得去一趟我爸妈那儿。他们在火车站后面的家属院打工，在旁边的城中村租的房子。我去的时候，他们还没下班，房子里漆黑如墨，仿佛罩着一层阴霾，我打开灯，翻箱倒柜地找吃的，除了一根发了黑斑的香蕉和半块干馒头，别无他物。我倒了杯水，把馍泡开，就着香蕉吃了。于是躺床上打盹。不知多久，我被他们的说话声吵醒。我妈说新来的组长针对她，吃准她不敢反抗，自己挣钱，反叫她顶班，你不去顶，他就给你肆意调班。我妈干着两份活，一旦调班，另一份也就不能干了，只好每次忍气吞声。我妈说得委屈，我听得无奈，能有什么办法，我既不能把那人打上一顿，也不能叫我妈立刻辞职。于是，我掏出卖地的两万块钱，递给我妈。我妈就不委屈了，说：“我不要钱，你用钱的地方多，我和你爸有钱。”我爸说：“你发工资了，怎么那么多钱？”我妈一边收拾饭，一边抢话说：“不管哪来的，都不要往这儿送，我和你爸钱够花，你不要朝我们要就行了。”我说：“卖地的钱。”我爸说：“啥？”我说：“卖了地的。”我爸说：“啥地？”我说：“就咱……”不等我说完，我妈着急地打断我，她的话像水电站一样把我的话给堵住了，她急急地说：“你不会把咱家那洼上那块地给卖了吧！”我刚要点头确认。我爸也打断我，说：“什么？你把那洼上那块地卖了？”我还没说话。我妈接着说：“你怎么能把那洼上那块地卖了！我和你爸准备打不动工了去那养老呢。”我没敢说话。他们叨叨了一阵，平复下来，房间里的空气慢慢趋于平静，偶尔我妈发出一声抱怨，气流就像放慢几十万倍的子弹样在平行的波里造成一柱凹凸。半晌，我爸说：“卖了多少钱？卖给谁了？”我说：“卖给三叔家了。”我爸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要了多少钱。”我说：“五万。”我爸说：“五万？”我说：“嗯。”我妈说：“你三叔人家赔就赔了八十万，你就要了五万？”我说：“我回了一万，拿了四万。”我妈说：“你个傻子，你三婶有钱，你不多要点。”我没说话。我爸说：“你三叔在的时候，出了十二万我都没卖，你倒四万给

卖了！”我没说话。我妈说：“你就是要上二十万，你三婶说不定也给，她现在有钱呢，你三叔赔了那么多钱，几辈子都挣不来。”我说：“妈，我三叔都没了，你尽管提他干啥？”我妈说：“我羡慕人家呗，你三叔死了，还给家里挣了八十万。”我说：“胡说啥呢？”我爸说：“你不用管了，把钱拿来，明天我退给你三婶，把地要回来。”我说：“爸，你这是干啥？”我爸说：“娃，你面情太软了，人家说买你就卖，还卖那么低。”我说：“都已经卖了，算了吧。”我妈说：“不能算，那块地我和你爸开了半月荒挖出来的，把你跟个烂草鞋一样养这么大了，不能就这么卖了。”我爸说：“我就说娃娃拿不了事，没问我就卖了，你三婶即便骂几句，也肯定会退的。”我说：“我不同意，你要多少钱，我给你就是了。”我爸一听，立马火了，说：“你不同意？有这块地的时候还没你了，快三十岁的人了，一点不考虑后事，你的车贷、房贷不要钱？不是我和你妈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喝风着呢。”我说：“反正我不同意。”我妈说：“你到底咋了，为啥把地非得卖给她家？”我说：“我都跟鹏飞说好了，总不能出尔反尔吧，这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家？”我爸说：“没个毬高，还讲究多很。”我说：“反正我不同意。”我爸说：“用不着你同意。”我说：“爸，就算了吧，我三叔没了，她们母子也挺可怜，就卖给她们吧。”我妈说：“她们可怜？拿着八十万，躺着想着花钱都花不完，还叫可怜？”我说：“妈，我三叔都没了，你别老提这茬好不好？”我妈说：“行，我不提。”我爸说：“你到底咋了，为什么非得卖给你三叔家？”我说：“爸，就算我求你了，我不好说。”说着，我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涌动，一珠催着一珠。也许我爸注意到了我的异样，语气和缓地说：“那时候你奶奶说那是块福地，我坚信不疑，现在呢，我是一点不信了。只是瞌睡要从眼里过，成家方知生活难，你也结婚了，花销大了，能多卖点钱，贴补家用，总是件好事，你可怜你三叔，你咋不想晓娟可怜，我可怜，你妈可怜？你做什么事情，都该把亲人放在第一位，把晓娟放在第一位，先顾好小家，别人没有你能活，还可以更好，但是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是晓娟的顶梁柱，你得时时刻刻想着怎样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我不知道你对你三叔家有什么愧疚。你不说，我也不想知道，这件事就依你的过去吧，只是生活仍将继续，不要愧疚，改变不了，就尽快遗忘，不要让亲人为你个人的愧疚分担痛楚。”听罢，我已泪流满面。

时间过晚，该回去了，我辞别父母，穿门而出。我妈追上我，将给他们

的两万块钱又塞给我，说：“赶紧回去吧，晓娟该等着急了。”说毕，我妈便回去了。我久久站在原地，一时难以平复。明月高悬，星群烂漫，晚风如同板梳，挠人肌肤。车流匆匆，行人疾疾，灯火高楼好似茂盛森林果实，磅礴霓虹。正入神着，晓娟打来电话，说“你到了吗？”我说“在路上呢，快了。”晓娟说：“嗯，那你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”我说：“嗯。”晓娟说：“我今天不知道碰哪了，指头扎进去根刺。”我说：“弄出来了吗，很疼吧？”晓娟说：“不疼，一点点，我已经挑出来了。”我说：“那就好。”晓娟没挂，过了半晌，又说：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走路不方便，你好好看路，来了咱再说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好着呢，只是……”她说：“怎么啦？”我说：“晓娟，”她说：“嗯。”我顿了下，说，“我爱你。”

二

大学毕业后，我考上了研，准备去西安读研。那个暑假，分外漫长，我想着找个活干，攒点学费，减少些家里的负担。读书十七载，除了满腹空论，孑然一身，漫不说知识学了多少，即便脑子也僵硬许多。前后找了好几家机构，不是说能力不够，就是觉得干的时间短，划不来账，均拒之门外。碰了几次壁后，我多少有些灰心，我妈让我替她顶班，闲余时看看书。我内心仍是不甘，但心灰意冷，提不起兴趣再找工作，便在家中惶惶度日。一日，我爸回来，说要跟三叔去工地谋活。我妈不同意，说工地的活不长久，干几个月没活了，岂不得再找，折腾。我爸便消了念头。我没来由地说：“不然我去吧。”我妈说：“能行？”我说：“能行。”我爸也觉得可行。于是，没几日，我打了铺盖，跟着三叔去了工地。

去的那天，三叔在公交站等我。接上头时，正当中午，烈日当空，酷暑难耐，三叔穿着一双布鞋，沾满泥块，红色汗衫紧贴在身上，胳膊肩膀青筋暴起，下身着一迷彩长裤。看见我，摇了摇头，说，你这鞋不行。我低下头看见脚下踩的炫绿休闲鞋，又瞥见三叔沾满污泥的布鞋，一时不知回言。他紧接说：“工地上烂钢筋多，你这鞋容易摔跟头。”我尴尬地踩踩脚，没有说话。他又说：“你带布鞋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他说：“你爸也真是，在工地干了几十年，这点常识都没有。”见我不说话，又说：“你多大脚？”我说：“43的。”他说：“正好，我41的，你穿我的，踩踩就开了。”正说着，公交车来了，他便着急挤车，

我跟在后面，说：“那你穿啥？”他一边掏出钱，一边说：“我还有呢。”

坐了三小时车，到工地时，已接近傍晚。日头低落，在塔吊和残楼间映出一片血红。我们没去住的地方，直接去了工地。由于前天下过几场大雨，工地内几乎处处积水，路面没有能够落脚的地方，一脚下去，整个鞋都变了泥色。三叔在前面开路，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趋。到达楼层，见过工头，便开工干活。包工头是个瘦矮子，四十岁左右，两腮无肉，额头饱满。给我们安顿好活，就消失不见了。一同干活的，还有一个兰州本地人，也是四十岁上下，但面色油黄，褶皱纵横。三个人便加班下垃圾。一直干到晚间九点，才勉强下完。回到宿舍，匆匆吃罢，疾疾而睡。由于没有多余的床位，三叔将自己的铺位腾出来，给我铺上，自己去了地上睡。

我们最开始在各处清垃圾，毕后，就专门往楼上上水泥、砂浆和砖。那天，碰巧塔吊坏了，大工那边又着急砌墙，急需水泥灰，工头便让我们一袋一袋往楼上背。砌墙的地方在四楼，而水泥砂浆在楼下。人工背，就得爬楼梯。三叔让我去捡各处的垃圾，工头不应，说挣的钱一样多不能干不一样的活，三叔还想争取。我说，我能背，便跟着下了楼。一袋水泥一百斤，一袋砂浆五十斤。三叔让我只背砂浆，水泥他和另一个兰州本地人背。那个人不满意，嘟嘟囔囔半天。我说“我也背水泥。”三叔提一袋砂浆架在我肩膀上，说“你不用管，就背这个。”我背上去，折回来时，在楼梯碰见他俩，一人扛着一袋水泥，牙齿咬着支烟。三叔看见我，牙仍咬着烟，嘴不动，模糊地说“慢点背，等我俩下来。”那个人也冲我微笑一下。背完水泥，都中午了，工头本想再加会班，但三叔坚持下班，只好作罢。

工地门口的马路旁，摆满了小吃摊，十元管饱。我们经常去同一家吃，每次去，那个大妈都给我们挑个大些的鸡腿。有时候去得晚了，人影稀少，她就将剩下的鸡腿免费送给我们。吃罢饭，还可以睡一会。我们通常一点半上班。吃完饭，也就十二点四五十，还能躺上半个钟头。只是工地离住的地方实在远，只能在楼里睡。找一张大一点的胶木板，铺在地上，再把安全帽系松点当枕头，就可以入睡了。楼四面皆是铁锤锻打的噼里啪啦声，听久了，也就听不见了。上去后，我准备去方便一下。楼内没有厕所，卫生间在对面楼下。大家通常是在楼里找个隐蔽处方便，我也这样干。找好地方后，我蹲下来，脱下安全帽。头发由于汗水长时间浸泡，板结成了一面毡，僵硬得牢

在头上。我顺手将安全帽放在旁边砖堆上，向墙面狭小的孔洞望出去，对面楼几乎要封顶了，最高处罩满绿丝网，传来缓慢且悠长的敲打声。

正睡着，三叔的手机突然响了。铃声很大，好像火弹爆炸一般。我恍恍惚惚地睁开眼睛，仿佛叫人打了一记闷棍，脑袋沉甸甸，灌了铅似的。电话是工头打来的，说塔吊修好了，赶紧下来上砖。三叔起来，戴好安全帽，和那个人前面走了，让我睡一会再来。我躺在胶木板上，晕晕乎乎，四肢不听使唤，只觉得自己好像在无尽旋转。约摸二十分钟，我缓过神，坐直，搓把脸，悠悠下楼。到二楼时，三叔打来电话，让我别下来了，到四楼接砖。我便赶到四楼，工头也在，他叫我到跟前来。走近时，我看见塔吊已经提起砖了，在半空中，慢慢靠近四楼平台。卸完砖，又重新将钢丝绳挂在托盘上。托盘由塔吊拽起，回到三叔他们装砖的地方。工头见这边弄完，要下去看看，临走说，你就在这等着卸砖。说毕，便下楼去了。我见他走远后，从平台上下来，坐在大夹基块上休息。过了十几分钟，三叔又打来电话，说固定砖的绷带没装，叫我拿下来。我走进平台，仔细一看，果然，刚才马虎，把固定砖的绷带忘放进托盘了。于是抱起绷带，往楼下跑。至楼下，三叔他们已装好砖，只待绑绷带。一切就绪，呼下塔吊，挂上托盘。

一直到下午五点多，才上完要用的砖。装完最后一托盘砖，三叔让我和那个人先上去，叫我接砖，让那个人赶紧去和水泥。他一个人挂托盘。我和那个人便前面走了。我走在那个人前年，一步跨两个台阶，而他十几秒才上一个台阶。我们俩至少隔着半截楼梯的距离。等爬到四楼和三楼中间的台阶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巨响。我和那个人的目光一下撞在一块。我俩的第一反应，是有人出事了。因为这样的声音发生在工地，几乎是灾难的标志。我俩不约而同地凑向离自己最近的窗口，向上下左右张望，但楼梯的窗口不仅小，还过于矮，视野十分有限，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，只听得外面越来越嘈杂的人声。我们着忙往楼下跑，等奔到楼口时，看见托盘挂在半空，两根钢丝绳断了，托盘像一面镜子样，反扣空中，转来转去。两根断掉的绳索宛如少女的发辫，交缠又分开。原来装在托盘里的砖全砸在地上，堆成了小丘，三叔就躺在小丘边缘。

三叔被砖活活砸死了。一块砖直直砸下来，落在他的头顶，直接砸开了他的半边脑袋。安全帽也被砸成了碎块。等我走近时，他已陷入昏迷，也有

人说，他那会就已经死了，没气了。我看见三叔的半边脑袋已经碎裂，落在
一边，另一边与脖子连着的，也已血肉模糊，辨不出人样。工头急得在一旁
嚎啕大哭，救护车姗姗来迟。三叔被带走后，没人再干活了，呆立在原地，
不知道是该下班，还是该接着上班。我和那个人呆坐在那儿。我不知道是应
该跟着救护车去医院，还是什么都不做，只等在那儿。好几种想法在脑海中
混战，而我僵硬得如同石狮。约摸四十分钟后，工头给那人打来电话，叫
我们先回去，明天也不要来上班，说三叔在路上已经死了，直接进了太平间。

三叔死后，我们再没有见过那个工头。有人说他不干了。也有人说他跑了。
总之，第二天有一个人找到宿舍，说愿意干就跟着他干，不愿意干就结工资
赶紧走人。我坐在三叔的铺上，没有说话，找来的人走到我跟前，递给我几
张钱，说：“你还是回去吧。”我接过钱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个人又说：“你
三叔的东西你也别动，他家里来人会收拾。”我站起收拾自己的行李。那个
人走到兰州人面前，说：“上班的话这会就走，给你算全工。”兰州人便疾疾
地走了。那个人在各个房间里转了一圈，推门而出，临走，说：“走得时候
把门锁好。”

中午时，我收拾好铺盖卷，准备回家。房子里空空荡荡，起伏的热浪伴
随着阵阵耳鸣，竟使人生出一丝寒意。我努力抱紧铺盖卷，仿佛抱着一块冰山，
沉重而寒冷。我想，几分钟后，我就会走到公交站，再过几个小时，我就会
回到家中，母亲一定会跟我扯东扯西，完了又会安慰说，找不到就别找了，
帮我替替班，闲暇时再看看书。第二天，我还是会照旧醒来，日子一如往常。
但这会儿，真的太冷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三

三叔是村里第一个被火化的人。三叔死在外面，尸体运不回来，不得已
火化，烧成了骨灰。在我们那，死在外面且身首异处的人，不能直接安葬，
得做法事，把亡人的魂叫回来，超度，不然魂魄飘在外地，成了厉鬼，会给
家里带来灾祸。取骨灰那天，我爸也去了。他说来接骨灰的是鹏飞和三叔的
几个本家兄弟。将骨灰迎进三叔家那天，异常热闹。一个阴阳站在村口，手
里执着拂尘，嘴间念念有词。几个吹响跟在旁边。三婶抱起骨灰盒站在鹏飞
后面。鹏飞抱着一只红毛大公鸡。随着公鸡嘎的一声嘶鸣，阴阳拂尘一挥，

唢呐四起，放炮的放炮，扔钱的扔钱，哭叫的哭叫。刹那间，冥乐喧天，山哭遍野。在经过一段下坡路时，三婶突然跌倒，摔了个狗吃屎。三叔的骨灰盒也像运动员跳起扔出的铁饼样，飞出了一段完美的抛物线，落在地上骨碌碌地直往坡下滚。阴阳慌了，来不及甩拂尘，几个箭步，直追上去。宽大的衣袍带起一股旋风，使鹏飞怀间的大公鸡受惊，翅膀一鼓，挣脱鹏飞怀抱，直冲骨灰盒而去。于是后面的人也追上来，拦骨灰盒的拦骨灰盒，抓鸡的抓鸡，乱作一团。我和鹏飞忙走捷径拦截，骨灰盒仍在高速颠簸。我们终于拦在骨灰盒前面。我瞅准时机，一把抓住骨灰盒，像猫一爪子按住逃跑的老鼠。鹏飞接过骨灰盒，拿袖子掸掸上面的泥土，重交给三婶。那只红毛大公鸡，也中了邪似的，怔怔地走到鹏飞脚下。第一次去见晓娟父母时，我于席间提及此事。顿时，鸦雀无声。晓娟父亲默默地给自己倒了杯酒，几乎没有向我致意，就一饮而尽。晓娟母亲一个劲地往嘴里喂菜，腮帮子像田鼠刨洞样，东冲西撞。过了半晌，晓娟突兀地说：“我不信，骨灰盒滚了那么久，我就不信骨灰没撒出来。”见晓娟父亲没反应，我接过话把，说：“这还不是最神奇的，最神奇的是骨灰盒的盖压根是开放的。”也许就是这句话，使我在晓娟父母眼里更加灰暗了。那次回去后，晓娟说她父母说我满嘴跑火车，半句正形没有，一点都不靠谱。

但在当时，我并未察觉出异样，只是觉得些许窘迫。因为就在我晓娟结束争论后不久，晓娟父亲主动给我倒了一杯酒，说“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”我忙双手执盏，边碰，边说：“年底就结。”随即仰头而尽。之后，我又欲展开聊聊结婚一事。晓娟父亲适时打断，话锋一转，又聊起其他，我几次想扯回话题，但终究于事无济，只好在晓娟父亲一遍遍的劝酒中，数十杯酒下了肚。我瘫软在床上，失却了意识。晓娟后来说，我当晚说了很多胡话，大耍酒疯，抱着她父亲称兄道弟，跪在她母亲旁又鼻涕涟涟。而我都不记得了。我只记得，等我醒来时，脑袋奇沉，似灌了铅，浑身酥软，似断了筋。房内昏昏暗暗，似罩着一层幕遮。我转过身，看见晓娟父亲睡在旁边，鼾声若万马奔腾，一记记在房内冲撞，像是要把屋顶掀翻。我轻轻爬下床，出门小解。朗月当空，星星稀疏，中秋的凉风吹得下身酥酥麻麻，几度停下尿意。复返回炕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侧过身，看着晓娟父亲的脑袋。昏暗中，光秃秃的头顶分外明显。正瞧着，晓娟父亲忽地转过身，两眼圆睁，暗夜里闪光。四目相对，

我忙闭上眼装睡，默不作声。晓娟父亲躺正身，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酒醒了？”我说：“嗯。”晓娟父亲说：“你们的婚事我本不能同意，奈何晓娟执拗，有她后悔的时候。”我听着心中窝火，但没有插话。晓娟父亲接着说：“男人就得是一个钢盔，把自己的亲人罩在下面，你这钢盔不刚，风吹雨淋，日子久了，难免出现漏洞，累及亲人。你爱晓娟，我更爱晓娟，我理解你，但我不同情你。”我一时语塞，不知作何答言，只好默默听着。晓娟父亲又说：“今晚说的那事再不要提了，你能力有限，护好晓娟足够了。”我说：“嗯。”晓娟父亲顿了顿，欲言又止，半晌，说：“只是我有一事不明，想听你解释解释。”我说：“姨夫，你讲。”晓娟父亲说：“你说骨灰盒在坡路上蹦跶了很久都没有撒，我是万万不能相信，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话，我是不相信骨灰盒里真的有骨灰，骨灰盒蹦跶了很久没有撒，恰恰说明了骨灰盒本身就是空的，压根就没有骨灰。”我惊得一怔，哑口无言，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想。而没等我回神过来，他又说，“还有，如果我没想错的话，死在外面的人不能在家里设灵堂，你说把骨灰盒迎进了家里，纯属无稽之谈，我现在怀疑这事压根就是你胡诌的。”我说：“真的，真是设在了家里，姨夫你说的那种情况，是自己杀自己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自杀的？”我被问得张口结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我记得三叔葬礼那天，来了很多人，四乡八邻。三叔生前人缘好，来吊唁的人很多。灵堂设在堂屋里。桌子上供着香、挽联，桌子后面躺着一口大红棺材，里面是三叔的骨灰盒。桌子旁边搭一个篷，鹏飞跪在里面。一等来人进来上香，鹏飞就嚎几嗓子。三婶身着丧服，忙进忙出，逢人递烟、劝酒，张罗上席。我在厨房里帮忙，等饭做好后，给端过去。看见三婶出去后，厨房里的女人议论开。一个说，他三婶有福呢。一个说，哎，就是，他三叔活着的时候，她叫唤一身病，从没干过重活，现在他三叔死了，给她赚了八十万，躺着花都花不完。一个说，咱就没这福气。说着，三婶进来了，女人们忙转移话题，一个捞面的女人说：“他三婶，给咱鹏飞说个媳妇么？”三婶说：“能行么，哪里的女子？”捞面的女人说：“阴坡的，和鹏飞差不多，俊着呢。”三婶说：“能行，你给咱说一下。”捞面的女人说：“我可不白说。”三婶说：“说成少不了你的。”另个女人说：“她出马，你就把心搁肚子里，等着抱孙子吧。”三婶说：“好得很，赶明年我就修一排房子，给鹏飞娶媳妇用。”说罢，又出去了。几个女人哼了数声，又各自忙活。好一会，一个女人说，瞧那财大气粗的样，

还不是死了男人换来的。另个女人搭话说，男人算啥，人家过两年再找一个。三叔是第二天发亮时下葬的。当天傍晚，一切就绪，坐完席后，就是打发阴阳和吹响的时候，按照惯例，要给他们例钱。一般阴阳吹响不会全拿，拿一部分，留一部分。但那天，阴阳吹响一分没留，悉数拿走了。据理事的人说，是三婶放的例钱太少了。

那晚，我和晓娟父亲再未谈及更多，只是他默许了我们的婚事。第二天走时，他们将我俩送到塬口，一直看着我和晓娟坐车离开，才挥手回去。我紧握着晓娟的手，内心颤动，周身温热。晓娟也感受到了我的心思，紧紧贴在我的肩膀。等到第二次去晓娟家时，我说，咱买个车吧。晓娟说，我们还是留着装修房子吧。我说，这样回去太寒酸，不好看。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晓娟终于松口。而紧接着的是，钱从哪里来。按我爸的想法，我去找三婶借一些钱，之后也别还了，那么好的地白送她了，借一点钱，是理所应当的事了。

四

我没说清楚的，是三叔的死。我知道我逃不了干系，但一切真的太像那么回事了，以至于人们没法提出一丝丝质疑，就默默接受了。而这正好暗合了我的心理，我能做的只是推波助澜，让它更像那么回事。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方便时落下安全帽，如果那天三叔没有把他的安全帽给我，如果那天装砖的是那个兰州人而不是三叔，三叔就不会死。

那天下午，我醒来时，三叔他们已经去上砖了。我连忙往下赶。穿过四楼平台时，工头着急地截住我，说：“你干啥去了？找了半天不见人。”我撒谎说：“那头和水泥呢。”工头说：“现在和什么水泥？赶紧接砖去。”我忙越过他，向四楼平台走去。他从后面一把拽住我，说：“你安全帽呢？”我一摸头顶，空空荡荡，思索应该是落在睡觉的地方了。我说：“在和水泥的那边。”工头说：“不要脱安全帽，要一直戴着。”我说：“我去取。”工头拦住我，说：“来不及了，先接砖吧。”我抬头望去，吊起的托盘已经接近四楼平台，在快速地下落。我赶紧往平台上走，工头将他的安全帽扣在我头上。托盘接近平台时，速度和缓下来，我扶正位置，使其能刚好落进平台。而后，冲着对讲机喊，“放，放，放……好。”

卸完砖后，重挂好钢丝绳、托盘，喊塔吊吊到底下，再装砖。工头见这

边暂时忙完，让我等着卸砖，自己去下面巡视了。临走摘了我头顶的安全帽，说，趁这会把你的安全帽找来戴好。我说，好。看见工头走远后，我一屁股坐在夹基块上，大口粗喘，这催得人，险些累死。缓毕，我走到中午睡觉的地方找安全帽，没在，又不甘心地在各个胶木板下翻找，还是没有。思索片刻，才忆及午间睡觉时安全帽就不在。那会睡觉时，要拿安全帽当枕头，我四处打量，没有踪迹。安全帽不在，睡觉就没有枕头，自然睡不好，但那会太过困乏，没去细找，脱下外套叠了叠，充当枕头，就随便睡了。想着起来后再去找，起来那会又太仓促，全忘在脑后。这么一想，我才隐约记起中午方便时将安全帽顺手放在了旁边的砖上。于是赶紧去找。到那儿一看，除了地上一滩爬满苍蝇的臭屎，别无一物，更别说安全帽。我又在周围各处找了找，终究没有找到，肯定是叫谁给偷走了。前几天楼下拌水泥，内急，去小解时，顺手将一双新手套搭在搅拌机上，回来时已经不见了。我站在那堆屎旁边，认定安全帽再也找不到，胡骂一通，随手捡起地上一石块，欲砸到墙上撒气，正甩胳膊时，公司巡查的人不合时宜从廊道显出脑袋，环视一圈，说：“你把屎拉这了？”我说：“不是我，我过来时就有。”巡查的人说：“不是你，你跑这干吗？”我攥了攥拳，说“立柱子找小石块，我捡一些。”他说“小石块？”我展开手，露出一个小石块。他说：“就捡了一个？”我说：“刚过来捡，再说地上也没什么石块。”他停脚一踢，一个石块就滚到了我脚前。我忙捡起来，看了看，说“这个就能用。”他说“你哪个队的？楼内拉屎得罚两千。”我说：“你哪只眼睛看见了？明明是别人拉的，非赖我头上。”他说“你怎么证明？”我二话没说，直接脱下裤子，将屁眼冲向他，说：“你就看有没有屎沫子吧。”他说：“好好好，就算你没有，那你把这收拾了。”我说：“别人拉的，凭什么叫我收拾？”说罢，系好裤子，大步而去。

回到四楼平台，正好赶上下一趟砖来，便急忙卸砖。接连几回。到最后—托盘砖时，三叔打来电话，叫我下去，说这托盘砖不着急卸，先下来装砖。我下去时，三叔和那个兰州人坐在砖上抽烟。塔吊去吊别的东西了。三叔说，缓一会。我们坐着休息，一根烟毕，三叔站起来，扔掉烟头，对兰州人说“老蒋，你上去先和水泥去，待会大工催着要就着急了。”兰州人拍拍屁股上的尘土，极不情愿地走开。三叔说：“再坐会，塔吊来了再装。”三叔又点了支烟，坐下缓抽。我坐在他旁边，垂下头，眯着眼睛。半晌，三叔突地说“你安全帽呢？”

我说：“找不见了，被人偷了。”三叔说：“我不信。”我说：“真的，放下一会就找不见了。”三叔说：“你不戴安全帽能行？随便一个东西下来还不把你打坏！”我说：“没事。”三叔说：“你先把我的戴上，回去了找工头再要一个。”说着，解下安全帽，戴在我头上。我扶了扶安全帽，调正，系上了扣子。

坐了好一会，塔吊才忙完，来吊我们装的砖。三叔说，赶紧装。我和三叔又着急装砖。装罢，等着塔吊挂钩下来挂绳。三叔让我先上去，跟着老蒋和水泥。三叔踩上装进托盘的砖，将两个钢丝绳套进挂钩，而后跳下来，张开双臂，打手势，示意塔吊吊起。塔吊猛地一起，四根钢丝绳霎时搅在一块，转来转去。我站在楼门口，看见塔吊停了下来，三叔在用力推，试图将托盘扶正。终于，四股钢丝绳彼此挣脱，缓缓向上收，慢慢地加速。三叔站在下面，朝上张望。突然，托盘猛地向下一抖，随即倾斜开来，几乎是在眨眼之间，一根钢丝绳嘭地断掉，托盘霎时倒扣下来，八百房砖像八万只火炮同时迸发，直扑地面砸去。三叔忙向门口跑，我对着他喊：“三叔，当心！”赶紧将头顶的安全帽朝他掷了过去。而随之的，是一块砖流星一般，端端砸在三叔奔跑的脑袋上。那块砖并没有被三叔的脑袋拦下，而是携带着三叔的半边脑袋一路急转直下，深深地扎进了三叔脚下的泥土里。我看见三叔一趔趄，屈膝倒了下去，而安全帽刚好落在他的头边，被紧接而来的几十片砖砸成了粉末。只几秒，已经完全看不见三叔了。我站立原地，浑身冒汗，身体好像冻住似的，僵硬得不听使唤，只感觉脑袋在嗡嗡地响，好像几千万只蜜蜂在里面筑了巢。一直等到其他人将三叔刨出来，我的身体才恢复知觉，我一扭头，看见那个兰州人就站在我旁边，满目愕然。

这件事我从未跟人提起，别人也从未怀疑到我头上。三叔三年祭时，我回去了一趟。自从高三那年父母进城务工后，家里很少回去，房屋院舍皆近荒废，长满杂草。那段日子，我刚硕士毕业，拿父母挣了半辈子的钱在新区卖了房，交完首付后，家里几无积蓄，一切得从头开始。父亲说，老话讲，老子欠儿子一个媳妇一座房，儿子欠老子一副棺材一座坟，家里只能帮你到这儿，后面得看你自己了。望着父亲日渐佝偻的腰身，我后背隐隐作痛，吱吱作响。由于买的是现房，简单做了水电后，我和晓娟就搬了进去。三叔三年祭时，鹏飞才提及买我家地的事。至于为何要等三年，有人说是家里丧事过后三年才能大兴土木，举办喜事。也有人说是三叔的几个本家兄弟也想分

一笔三叔的赔偿款，三婶不肯，一度闹到法院，那会儿，她根本无暇顾及此事。三叔三年祭后不久，鹏飞就在我家那块地里张罗着盖新房子了。

结婚后，诸事缠身，琐屑繁多，逐渐与那边断了联系，也无兴趣再去了解。只是听母亲说，鹏飞在那块地里盖了栋三层小洋楼，上下有十余座房间，车库、空中花园、游泳池、钢琴房一应俱全。我也只是哦了一声，转头扎进自己的生活海洋，一个猛子，不知过去多少年。

忽一日，鹏飞打来电话，说那房子是违章建筑，被强拆了。日子恍惚，流年朦胧，我记不清这是鹏飞真实跟我说的，还是我做梦梦见的。我仔细一想，好像是做梦梦见的，再一想，又好像鹏飞真的跟我说过。至于到底是做梦梦见的，还是真实发生的，随便它吧，我已无意去追究了。